

大学文科通用教材

中国现代文学 经典选读

钱虹 主编



同济大学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大学文科通用教材

中国现代文学 经典选读

钱 虹 主编

编委会(按姓氏笔画为序)

万 燕(同济大学)

王桂青(上海金融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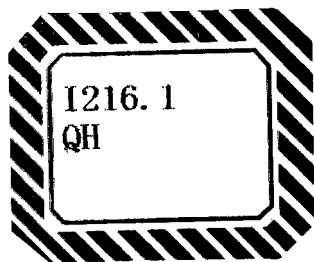
李相银(淮阴师范学院)

陈树萍(淮阴师范学院)

赵敬立(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钱 虹(同济大学)

黄昌勇(同济大学)



同济大学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内 容 简 介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选读》是高等学校文科类通用教材。本书根据教育部大纲编写,内容涵盖中国现代小说、新诗、散文和戏剧四大文学体裁,分门别类挑选出20世纪中国文学最具代表性的近80篇经典作品,每篇作品后均附“作品提示”等,线索清晰,内容紧凑,适合教学及学生自学。也可供一般文学爱好者使用。将通常几分册合为一册是本书的一大特色,更方便学生和教师携带与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选读/钱虹主编.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5

ISBN 978-7-5608-3772-7

I. 中… II. 钱…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20世纪 IV. I2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45589号

大学文科通用教材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选读

钱 虹 主编

责任编辑 张智中 责任校对 杨江淮 封面设计 李志云

出版发行 同济大学出版社 www.tongjipress.com.cn

(地址:上海市四平路1239号 邮编:200092 电话:021-65985622)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同济大学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31.75

印 数 1-5100

字 数 792 000

版 次 2008年5月第1版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8-3772-7/I·76

定 价 58.00元

序

中国现代文学,发端于20世纪初叶。自1917年1月《新青年》杂志发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始,中国文学从内容到形式、从文体到语言都发生了深刻并具有根本意义的变革。中国文学的面貌焕然一新。尤其是前30年(1917—1949),作为中国文学由传统文学迈向现代文学进程的重要的发轫、发展阶段,更是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无数辉煌的篇章,产生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钱钟书等举世闻名的现代文学巨匠,以及一大批各具特色的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诗人、戏剧家、文艺理论家与批评家,他们所创作的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之作,已成为中国几代读者的文学养料,以及大、中、小学文学教育和鉴赏的重要内容,并成为现代汉语的典型范文,为中国与世界文学宝库增添了新的珍品。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读”一向是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必修的基础课程之一。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教育部就制定过该课程的教学大纲,此后,有多种由各地高等院校所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问世,仅“文革”结束之后出版的,即有几十种之多,且每一种都起码是厚厚的数册之多。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笔者作为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多年的高校教师,越来越感到原有的教材难以适应如今高校的课程设置,尤其是近几年招生制度的改革所带来的教学新形势。为了适应按学科大类招生后有关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教学的新特点、新要求,笔者结合自身多年来从事该课程的教学经验,尝试编撰了这本《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选读》,以适应新的教学之需。之所以称之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主要是指其中入选的作品,基本上都是经过了历史长河的冲刷和筛选、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已得到公认的优秀而杰出的文本,这些文本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如今,都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时代意义、思想价值和艺术生命力。

本书作为主要供高等院校的本科和专科学生使用的专业基础课教材,笔者希冀通过一学期的课堂教学和本教材及其他参考书目的阅读,使学生能够达到以下学习目标:(一)了解和继承20世纪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培养学生阅读、分析和鉴赏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之作的兴趣和能 力,熟悉和掌握这些有代表性的作品及每位作家的基本创作风貌与独特个性,切实提高学生的文学修养与艺术悟性;(二)历史地、全面地、客观地分析、评价“五四”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作家及其代表作品,注意作家与作品之间,各种文体之间的不同风格和特点,以及同类作品之间的差异和区别。为此,本教材在编选中设法兼顾到文学作品的四大文体及其不同的艺术特点的同时,还在每篇入选作品中尽量保留原貌,仅在文后附有简短的“作品提示”,以使学生在阅读作品时对于该作家或这一流派的主要创作倾向有一个较清晰的印象。在教学中也尽量要求学生先预习作品,或先思考一两个与作家、作品有关的问题,然后在课堂上进行讲解。尽量启发学生学会感悟和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之作的创作方法和思路,提高其解读与鉴赏的能力。

本书在编撰过程中,得到了同济大学出版社编辑张智中先生的积极支持和帮助,研究生谢波、叶柳青等撰写了书中“作品提示”的部分初稿,研究生张玉叶等做了一些校对工作,在此谨致谢忱。

总之,本教材的编撰宗旨既是为了教学之需,当然,它也必将在日后的教学中得到不断的修订和完善,所以还望读者不吝赐教。

钱 虹

2008年1月

编 选 例 言

一、本书按学科大类招生后文科相关专业教学的新特点、新要求编撰而成,将入选作品集中于一册之内,以适应不同学科教学之需。

二、本书所适用的对象为文学类、哲学类、传播类(包括广电编导、新闻学、广告学、动画诸专业)以及艺术设计类等学科的本科和专科学生。

三、本书的编选范围为1918年5月—1949年10月期间所创作、发表和出版的现代汉语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大都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得到公认的经典之作。

四、本书所收录的作品体裁主要为小说、新诗、散文、戏剧。小说以中短篇小说为主,个别长篇小说酌情节选。新诗以短章或组诗中选其一二居多,长篇叙事诗和旧体诗词等均未选入。散文包括抒情小品、议论文及杂文等,报告文学和理论批评文章则不予选录。戏剧作品均为节选收录。本书不设存目,其他参考阅读书目在教学过程中另行开列。

五、本书的编排顺序分为四辑:第一辑:小说;第二辑:新诗;第三辑:散文;第四辑:戏剧。每一辑中的入选作品,皆按其作者最初发表该作品的时间先后编排。

六、本书的编排体例为:每篇入选作品按篇名、作者、正文、出处(最初发表或出版的时间、刊物或出版社等)及“作品提示”排列。除原文中所附注释外,不再另加别的注解,文字上如明显的错别字更正外,尽量采用原始文字,以保持作品的原有历史风貌。

七、本书的入选作品,一般均采用最初发表或最初出版的版本排印,但为适应教学节奏,极个别作品选用了改削后的版本,如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即为1928年1月经作者润饰删改的版本。另外,冯文炳与废名本是同一人,但本书入选的《竹林的故事》仍保留作品最初发表时的署名,以维系原状。如此,不一一列举。

编 者

目 录

序	钱 虹	(1)
编选例言		(1)

第一辑 小说(26篇)

狂人日记	鲁 迅	(3)	上海的狐步舞	穆时英	(175)
伤逝	鲁 迅	(9)	山峡中	艾 芜	(183)
沉沦	郁达夫	(20)	九十九度中	林徽因	(194)
潘先生在难中	叶绍钧	(40)	蓁竹山房	吴组缃	(205)
或人的悲哀	庐 隐	(50)	月牙儿	老 舍	(210)
竹林的故事	冯文炳	(59)	家(节选)	巴 金	(225)
莎菲女士的日记	丁 玲	(63)	华威先生	张天翼	(232)
为奴隶的母亲	柔 石	(84)	在其香居茶馆里	沙 汀	(237)
生人妻	罗 淑	(98)	呼兰河传(节选)	萧 红	(246)
拜堂	台静农	(108)	小二黑结婚	赵树理	(259)
春蚕	茅 盾	(113)	荷花淀	孙 犁	(268)
边城	沈从文	(126)	金锁记	张爱玲	(273)
春阳	施蛰存	(169)	果园城	师 陀	(296)

第二辑 新诗(30首)

凤凰涅槃	郭沫若	(305)	雪花的快乐	徐志摩	(329)
地球,我的母亲	郭沫若	(314)	再别康桥	徐志摩	(331)
繁星(三则)	冰 心	(318)	采莲曲	朱 湘	(333)
春水(二则)	冰 心	(320)	鼠曲草	冯 至	(336)
忆菊(重阳前一日作)	闻一多	(321)	雨巷	戴望舒	(338)
死水	闻一多	(324)	我用残损的手掌	戴望舒	(341)
发现	闻一多	(326)	血字	殷 夫	(343)
偶然	徐志摩	(327)	别了,哥哥	殷 夫	(345)

预言	何其芳 (348)	山	杜运燮 (364)
断章	卞之琳 (350)	航	辛笛 (366)
白螺壳	卞之琳 (351)	铸炼	陈敬容 (368)
大堰河——我的保姆	艾青 (353)	金黄的稻束	郑敏 (370)
手推车	艾青 (358)	孤岛	阿垅 (372)
我爱这土地	艾青 (360)	有的人——纪念鲁迅	
泥土	鲁藜 (361)	有感	臧克家 (374)
春	穆旦 (3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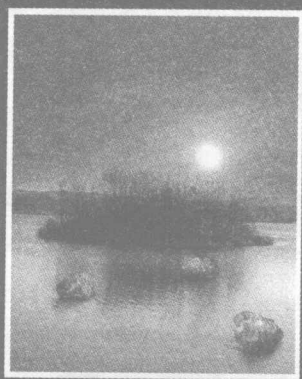
第三辑 散文(20篇)

秋夜	鲁迅 (379)	钓台的春昼	郁达夫 (413)
雪	鲁迅 (381)	鸭窠围的夜	沈从文 (418)
寄小读者(通讯七)	冰心 (383)	桃源与沅州	沈从文 (423)
往事(二·三)	冰心 (386)	雨前	何其芳 (427)
匆匆	朱自清 (388)	山之子	李广田 (429)
绿	朱自清 (390)	鹰之歌	丽尼 (434)
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朱自清 (392)	囚绿记	陆蠡 (437)
翡冷翠山居闲话	徐志摩 (397)	爱尔克的灯光	巴金 (440)
我所知道的康桥	徐志摩 (399)	吃饭	钱钟书 (443)
追悼志摩	胡适 (405)	雅舍	梁实秋 (446)
故都的秋	郁达夫 (410)	公寓生活记趣	张爱玲 (449)

第四辑 戏剧(3部)

雷雨(第二幕)	曹禺 (455)
上海屋檐下(第二幕)	夏衍 (479)
屈原(第五幕·第二场)	郭沫若 (492)

第一辑
小说



狂人日记

鲁迅

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日前偶闻其一大病；适归故乡，迂道往访，则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因大笑，出示日记二册，谓可见当日病状，不妨献诸旧友。持归阅一过，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体不一，知非一时所书。间亦有略具联络者，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记中语误，一字不易；惟人名虽皆村人，不为世间所知，无关大体，然亦悉易去。至于书名，则本人愈后所题，不复改也。七年四月二日识。

一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我怕得有理。

二
今天全没月光，我知道不妙。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又怕我看见。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其中最凶的一个人，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跟，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

我可不怕，仍旧走我的路。前面一伙小孩子，也在那里议论我；眼色也同赵贵翁一样，脸色也都铁青。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他也这样。忍不住大声说，“你告诉我！”他们可就跑了。

我想：我同赵贵翁有什么仇，同路上的人又有什么仇；只有廿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古久先生很不高兴。赵贵翁虽然不认识他，一定也听到风声，代抱不平；约定路上的人，同我作冤对。但是小孩子呢？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出世，何以今天也睁着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这真教我怕，教我纳罕而且伤心。

我明白了。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

三

晚上总是睡不着。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

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他们那时候的脸色，全没有昨天这么怕，也没有这么凶。

最奇怪的是昨天街上的那个女人，打他儿子，嘴里说道，“老子呀！我要咬你几口才出气！”他眼睛却看着我。我出了一惊，遮掩不住；那青面獠牙的一伙人，便都哄笑起来。陈老五赶上前，硬把我拖回家中了。

拖我回家，家里的人都装作不认识我；他们的眼色，也全同别人一样。进了书房，便反扣上门，宛然是关了一只鸡鸭。这一件事，越教我猜不出底细。

前几天，狼子村的佃户来告荒，对我大哥说，他们村里的一个大恶人，给大家打死了；几个人便挖出他的心肝来，用油煎炒了吃，可以壮壮胆子。我插了一句嘴，佃户和大哥便都看我几眼。今天才晓得他们的眼光，全同外面的那伙人一模一样。

想起来，我从顶上直冷到脚眼。

他们会吃人，就未必不会吃我。

你看那女人“咬你几口”的话，和一伙青面獠牙人的笑，和前天佃户的话，明明是暗号。我看出他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们的牙齿，全是白厉厉的排着，这就是吃人的家伙。

照我自己想，虽然不是恶人，自从踹了古家的簿子，可就难说了。他们似乎别有心思，我全猜不出。况且他们一翻脸，便说人是恶人。我还记得大哥教我做论，无论怎样好人，翻他几句，他便打上几个圈；原谅坏人几句，他便说“翻天妙手，与众不同”。我那里猜得到他们的心思，究竟怎样；况且是要吃的时候。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书上写着这许多字，佃户说了这许多话，却都笑吟吟的睁着怪眼睛看我。

我也是人，他们想要吃我了！

四

早上，我静坐了一会。陈老五送进饭来，一碗菜，一碗蒸鱼；这鱼的眼睛，白而且硬，张着嘴，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样。吃了几筷，滑溜溜的不知是鱼是人，便把他兜肚连肠的吐出。

我说“老五，对大哥说，我闷得慌，想到园里走走。”老五不答应，走了；停一会，可就来了开了门。

我也不动，研究他们如何摆布我；知道他们一定不肯放松。果然！我大哥引了一个老头子，慢慢走来；他满眼凶光，怕我看出，只是低头向着地，从眼镜横边暗暗看我。大哥说，“今天你仿佛很好。”我说“是的。”大哥说，“今天请何先生来，给你诊一诊。”我说“可以！”其实我岂不知道这老头子是刽子手扮的！无非借了看脉这名目，揣一揣肥瘠：因这功劳，也分一片肉吃。我也不怕；虽然不吃人，胆子却比他们还壮。伸出两个拳头，看他如何下手。老头子坐着，闭了眼睛，摸了好一会，呆了好一会；便张开他鬼眼睛说，“不要乱想。静静的养几天，就好了。”

不要乱想，静静的养！养肥了，他们是自然可以多吃；我有什么好处，怎么会“好了”？

他们这群人，又想吃人，又是鬼鬼祟祟，想法子遮掩，不敢直捷下手，真要令我笑死。我忍不住，便放声大笑起来，十分快活。自己晓得这笑声里面，有的是义勇和正气。老头子和大哥，都失了色，被我这勇气正气镇压住了。

但是我有勇气，他们便越想吃我，沾光一点这勇气。老头子跨出门，走不多远，便低声对大哥说道，“赶紧吃罢！”大哥点点头。原来也有你！这一件大发现，虽似意外，也在意中：合伙吃我的人，便是我的哥哥！

吃人的是我哥哥！

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五

这几天是退一步想：假使那老头子不是刽子手扮的，真是医生，也仍然是吃人的人。他们的祖师李时珍做的“本草什么”上，明明写着人肉可以煎吃；他还能说自己不吃人么？

至于我家大哥，也毫不冤枉他。他对我讲书的时候，亲口说过可以“易子而食”；又一回偶然议论起一个不好的人，他便说不但该杀，还当“食肉寝皮”。我那时年纪还小，心跳了好半天。前天狼子村佃户来说吃心肝的事，他也毫不奇怪，不住的点头。可见心思是同从前一样狠。既然可以“易子而食”，便什么都易得，什么人都吃得。我从前单听他讲道理，也胡涂过去；现在晓得他讲道理的时候，不但唇边还抹着人油，而且心里满装着吃人的意思。

六

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七

我晓得他们的方法，直捷杀了，是不肯的，而且也不敢，怕有祸祟。所以他们大家连络，布满了罗网，逼我自戕。试看前几天街上男女的样子，和这几天我大哥的作为，便足可悟出八九分了。最好是解下腰带，挂在梁上，自己紧紧勒死；他们没有杀人的罪名，又偿了心愿，自然都欢天喜地的发出一种呜呜咽咽的笑声。否则惊吓忧愁死了，虽则略瘦，也还可以首肯几下。

他们是只会吃死肉的！——记得什么书上说，有一种东西，叫“海乙那”的，眼光和样子都很难看；时常吃死肉，连极大的骨头，都细细嚼烂，咽下肚子去，想起来也教人害怕。“海乙那”是狼的亲眷，狼是狗的本家。前天赵家的狗，看我几眼，可见他也同谋，早已接洽。老头子眼看着地，岂能瞒得我过。

最可怜的是我的大哥，他也是人，何以毫不害怕；而且合伙吃我呢？还是历来惯了，不以为非呢？还是丧了良心，明知故犯呢？

我诅咒吃人的人，先从他起头；要劝转吃人的人，也先从他下手。

八

其实这种道理，到了现在，他们也该早已懂得，……

忽然来了一个人，年纪不过二十左右，相貌是不很看得清楚，满面笑容，对我点头，他的笑也不像真笑。我便问他，“吃人的事，对么？”他仍然笑着说，“不是荒年，怎么会吃人。”我立刻就晓得，他也是一伙，喜欢吃人的；便自勇气百倍，偏要问他。

“对么？”

“这等事问他什么。你真会……说笑话。……今天天气很好。”

天气是好，月色也很亮了。可是我要问你，“对么？”

他不以为然了。含含糊糊的答道，“不……”

“不对？他们何以竟吃？！”

“没有的事……”

“没有的事？狼子村现吃；还有书上都写着，通红斩新！”

他便变了脸，铁一般青。睁着眼说，“有许有的，这是从来如此……”

“从来如此，便对么？”

“我不同你讲这些道理；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便是你错！”

我直跳起来，张开眼，这人便不见了。全身出了一大片汗。他的年纪，比我大哥小得远，居然也是一伙；这一定是他娘老子先教的。还怕已经教给他儿子了；所以连小孩子，也都恶狠狠的看我。

九

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

去了这心思，放心做事走路吃饭睡觉，何等舒服。这只是一条门槛，一个关头。他们可是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仇敌和各不相识的人，都结成一伙，互相劝勉，互相牵掣，死也不肯跨过这一步。

十

大清早，去寻我大哥；他立在堂门外看天，我便走到他背后，拦住门，格外沉静，格外和气的对他说，

“大哥，我有话告诉你。”

“你说就是，”他赶紧回过脸来，点点头。

“我只有几句话，可是说不出来。大哥，大约当初野蛮的人，都吃过一点人。后来因为心思不同，有的不吃人了，一味要好，便变了人，变了真的人。有的却还吃，——也同虫子一样，有的变了鱼鸟猴子，一直变到人。有的不要好，至今还是虫子。这吃人的人比不吃人的人，何等惭愧。怕比虫子的惭愧猴子，还差得很远很远。

“易牙蒸了他儿子，给桀纣吃，还是一直从前的事。谁晓得从盘古开辟天地以后，一直吃到易牙的儿子；从易牙的儿子，一直吃到徐锡林；从徐锡林，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痲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

“他们要吃我，你一个人，原也无法可想；然而又何必去入伙。吃人的人，什么事做不出；他们会吃我，也会吃你，一伙里面，也会自吃。但只要转一步，只要立刻改了，也就人人太平。虽然从来如此，我们今天也可以格外要好，说是不能！大哥，我相信你能说，前天佃

户要减租，你说过不能。”

当初，他还只是冷笑，随后眼光便凶狠起来，一到说破他们的隐情，那就满脸都变成青色了。大门外立着一伙人，赵贵翁和他的狗，也在里面，都探头探脑的挨进来。有的是看不出面貌，似乎用布蒙着；有的是仍旧青面獠牙，抿着嘴笑。我认识他们是一伙，都是吃人的人。可是也晓得他们心思很不一样，一种是以为从来如此，应该吃的；一种是知道不该吃，可是仍然要吃，又怕别人说破他，所以听了我的话，越发气愤不过，可是抿着嘴冷笑。

这时候，大哥也忽然显出凶相，高声喝道，

“都出去！疯子有什么好看！”

这时候，我又懂得一件他们的巧妙了。他们岂但不肯改，而且早已布置；预备下一个疯子的名目罩上我。将来吃了，不但太平无事，怕还会有人见情。佃户说的大家吃了一个恶人，正是这方法。这是他们的老谱！

陈老五也气愤愤的直走进来。如何按得住我的口，我偏要对这伙人说，

“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

“你们要不改，自己也会吃尽。即使生得多，也会给真的人除灭了，同猎人打完狼子一样！——同虫子一样！”

那一伙人，都被陈老五赶走了。大哥也不知那里去了。陈老五劝我回屋子里去。屋里面全是黑沉沉的。横梁和椽子都在头上发抖；抖了一会，就大起来，堆在我身上。

万分沉重，动弹不得；他的意思是要我死。我晓得他的沉重是假的，便挣扎出来，出了一身汗。可是偏要说，

“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

十一

太阳也不出，门也不开，日日都是两顿饭。

我捏起筷子，便想起我大哥；晓得妹子死掉的缘故，也全在他。那时我妹子才五岁，可爱可怜的样子，还在眼前。母亲哭个不住，他却劝母亲不要哭；大约因为自己吃了，哭起来不免有点过意不去。如果还能过意不去，……

妹子是被大哥吃了，母亲知道没有，我可不得而知。

母亲想也知道；不过哭的时候，却并没有说明，大约也以为应当的了。记得我四五岁时，坐在堂前乘凉，大哥说爷娘生病，做儿子的须割下一片肉来，煮熟了请他吃，才算好人；母亲也没有说不行。一片吃得，整个的自然也吃得。但是那天的哭法，现在想起来，实在还教人伤心，这真是奇极的事！

十二

不能想了。

四千年来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着家务，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暗暗给我们吃。

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

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

十三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

一九一八年四月。

(原载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5号)

作品提示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主要作品有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等。

《狂人日记》是鲁迅于1918年应《新青年》杂志的约请而创作的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后收入《呐喊》集。据作者自己说：“《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小说发表后，以其“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而极大地震动并影响了五四文坛。《狂人日记》以日记体小说的文学形式，形象而又深刻地揭露了千百年来一向被中国人视为行为准则和规范的封建礼教和仁义道德所掩盖的社会本质和历史真相——“吃人”。“吃人”无疑是一种象征和隐喻，即封建家族制度及其礼教道德对人不仅从肉体上加以迫害，更在于精神上的蹂躏、心理上的戕害。鲁迅以其长期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深刻观察和深厚的外国文学的修养以及丰富的医学知识，塑造了一位集患迫害狂症的精神病人与深刻反省中国社会历史的思想巨人于一身的“狂人”形象。在写作手法上，小说采用了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方法，在“狂人”的疯话连篇中蕴含着对封建社会本质的清醒认识和无情揭露。

二十

伤 逝

——涓生的手记

鲁 迅

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会馆里的被遗忘在偏僻里的破屋是这样地寂静和空虚。时光过得真快，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已经满一年了。事情又这么不凑巧，我重来时，偏偏空着的又只有这一间屋。依然是这样的破窗，这样的窗外的半枯的槐树和老紫藤，这样的窗前的方桌，这样的败壁，这样的靠壁的板床。深夜中独自躺在床上，就如我未曾和子君同居以前一般，过去一年中的时光全被消灭，全未有过，我并没有曾经从这破屋子搬出，在吉兆胡同创立了满怀希望的小小的家庭。

不但如此。在一年之前，这寂静和空虚是并不这样的，常常含着期待；期待子君的到来。在久待的焦躁中，一听到皮鞋的高底尖触着砖路的清响，是怎样地使我骤然生动起来呵！于是就看见带着笑涡的苍白的圆脸，苍白的瘦的臂膊，布的有条纹的衫子，玄色的裙。她又带了窗外的半枯的槐树的新叶来，使我看见，还有挂在铁似的老干上的一房一房的紫白的藤花。

然而现在呢，只有寂静和空虚依旧，子君却决不再来了，而且永远，永远地！……

子君不在我这破屋里时，我什么也看不见。在百无聊赖中，随手抓过一本书来，科学也好，文学也好，横竖什么都一样；看下去，看下去，忽而自己觉得，已经翻了十多页了，但是毫不记得书上所说的事。只是耳朵却分外地灵，仿佛听到大门外一切往来的履声，从中便有子君的，而且橐橐地逐渐临近，——但是，往往又逐渐渺茫，终于消失在别的步声的杂沓中了。我憎恶那不像子君鞋声的穿布底鞋的长班的儿子，我憎恶那太像子君鞋声的常常穿着新皮鞋的邻院的搽雪花膏的小东西！

莫非她翻了车么？莫非她被电车撞伤了么？……

我便要取了帽子去看她，然而她的胞叔就曾经当面骂过我。

蓦然，她的鞋声近来了，一步响于一步，迎出去时，却已经走过紫藤棚下，脸上带着微笑的酒窝。她在她叔子的家里大约并未受气；我的心宁帖了，默默地相视片时之后，破屋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壁上就钉着一张铜板的雪莱半身像，是从杂志上裁下来的，是他的最美的一张像。当我指给她看时，她却只草草一看，便低了头，似乎不好意思了。这些地方，子君就大概还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我后来也想，倒不如换一张雪莱淹死在海里的纪念像或是伊孛生的罢；但也终于没有换，现在是连这